

一场“偷肉风波”让我觉得亏欠他一生 记忆里的伯父

伯父无儿无女，打我记事起，他就和我们住在一起。

伯父一直很瘦，国字脸，脾气有点倔。听家人说，他十几岁时就要挑一百多斤的柴走二十多里地到集市上卖，换粮食和盐巴回来供一家人生活。我总觉得这是他一直没长高的原因。小时候我曾经问过奶奶，为什么伯父一直不娶妻子，奶奶说是那会儿兵荒马乱，逃难耽误了。等生活安定下来，年龄也大了。

总之，伯父就这么一直单着。



文/李若

闲不住的伯父

分家时，伯父和我家同吃同住，我们住正房，伯父住旁边小屋。那时家里穷，住房紧张，伯父房间除了摆一张床一个木箱外，床对面就是谷仓，床头放着板车、墙角堆着农具，一间屋子塞得满满当当。

伯父很疼我，小时候，每当附近村里放露天电影时，伯父都会让我坐在他肩上，给我买根糖葫芦，带我去看电影。那时候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爱到我家跟着妈妈学织绣，做衣服做鞋子什么的。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家里常常吵吵闹闹，一群人追着打着嘻嘻哈哈，鸡飞狗跳的。伯父很烦她们到我家来，给妈妈提了好几次，嫌她们打闹影响我学习。

记忆中，伯父一年四季没有闲的时候，春天时耕田种地、插秧割麦；夏天给庄稼拔草、浇水；秋天收稻子、挖花生和红薯；到了冬天，伯父就上山砍柴、烧炭。农闲时，他还去村旁的河边捕鱼虾，改善生活，大鱼拿到集市上卖了，也卖不了多少钱，全用来给我买小零食或学习用品了。小鱼小虾就留着打个牙祭。

伯父看我像个馋猫，也总是想办法让我带点荤菜，比如把小鱼晒成鱼干，用油炸了，再一个个装到罐头瓶里，留给我带到学校当下饭菜。

家里的小黑猪

“穷不离猪，富不离书。”我五岁时，家里养了第一头猪。二姨妈同情妈妈分家了好几年，家里都养不起猪，就在她家母猪下崽后，送给我家一头小猪，可那头小猪终究也没能长大。

那时家家户户都没有猪圈，全是散养。一开始小猪就在门口活动，时间久了胆子大了就越跑越远，常常自己就跑

到庄稼地里寻觅吃食——那可是生产队的庄稼。终于，在它七八十斤时，被队长埋在庄稼地里的炸药炸死了。炸死的小猪被做成了红烧肉，我至今还记得大家吃得满嘴流油的时候，妈妈独自在角落里默默流泪。

我小时候，农村几乎家家都有看家狗。村里的土狗们，主人家舍不得给它多吃，饿得满村转。那时候，农村死了猪狗，全都随意扔到山脚下的大坝里，隔三差五的就能见到大坝里漂着死物。死猪就成了饿狗们的盛宴。土狗们吃完死猪又跑来舔猪槽，传染病很快就传到我家的两头猪身上。它们高烧不退，两眼通红，呼吸带喘，兽医来打了好几针都没见好，没过几天，我家的一头花猪就死了，黑猪病得稍轻一点，但走路时也东倒西歪的，像后半截身子不受大脑控制似的。

伯父要去扔掉那头死去的花猪时，看着苟延残喘的黑猪，以为黑猪是挺不过第二天的，打算把黑猪一起挑到大坝扔了。爸爸看着还在喘气的黑猪，还是舍不得，说等死了再扔。谁知第二天，黑猪竟慢慢蹭到槽边，开始吃一点泔了，妈妈有意喂点稀饭米汤给它喝。精心饲养了几天，黑猪彻底好了。

随着小猪慢慢长大，食量也越来越大，淘米水和剩菜剩饭已经不够它吃了，伯父锄地时就把杂草背回来喂猪。

我也会跟着邻居姐姐们一起去田间地头，挖野菜回来喂猪，挖得最多的是荠菜、车前草和蒲公英，还有的根本叫不上名字。

在全家人的照料下，到了年底，黑猪终于长成了三百来斤的大猪。

我是警察

杀年猪都得赶趟，村里的屠夫一天要杀七八头。终于轮到黑猪了，套在猪脖子上的

枷锁一去，黑猪像脱缰的野马似的。屠夫紧跟在猪屁股后面，冷不防一下子抓住猪尾巴，用力往上一提，猪的两只后脚就离了地。

大黑猪嗷嗷大叫，头不住地左右摇摆，用前面两只脚奋力奔跑，屠夫被猪拽着跑了两步，赶紧喊，“你们快来搭把手呀！”人群这才一拥而上，有的抓住猪耳朵，有的抓前腿、有的抓后腿，几个人一抬，就把猪抬到门板上，猪拼命挣扎一个劲地叫，被几个人死死按住。

等到终于不叫的时候，大黑猪已经被杀死了。猪血接在瓦盆里，还有的喷射在地上，染红了泥土。屠夫把猪脚割个小口，开始往里面吹气，一会儿工夫，黑猪就膨胀起来，像一只四脚朝天的蛤蟆。

猪头的前方，是一个简易灶台，架起了大锅，爸爸挑来两桶水倒在锅里，伯父坐在灶门口往灶里加柴。水开了焅完猪毛，几个大人又合力把光猪倒挂在树干上，大人小孩围成一圈，看屠夫把整猪分块。

一到年底，我们一帮孩子就成天跟着猪屠夫，看他们抓猪杀猪。晚上当然是有一顿杀猪菜的，爸爸请来奶奶、叔叔婶婶们，大人们喝酒划拳，小孩子举着肉骨头满家跑。第二天，妈妈又挑了两块好肉，让爸爸骑自行车送到十几里地之外的外婆家。

那天，我和小朋友在村里瞎跑，正当我在家屋后找“小偷”时，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，我大喊一声：“站住！我是警察！”一抬头一看，竟然是伯父，一手拧着一块猪肉。

伯父看到我愣了一下，满脸尴尬。“伯父，你到哪儿去啊？”“我去看你奶奶，你不要告诉你爸妈。记住了吗？别跟你妈说，要保密啊。”我点头答应，心里却很疑惑：为什么伯父不从正门走？为什么不让我告诉爸妈？下午妈妈从肉缸里找肥膘，打算切块熬猪油。她把肉块扒拉来扒拉去，自言自语：“不对

啊，怎么少了两块呢？”我紧张地看着伯父，伯父的眼睛看着别处。

等爸爸回来，妈妈又问爸爸。爸爸说，“可能你记错了吧，怎么会少呢？”妈妈斩钉截铁地说，“我记得清清楚楚的，就是少了两块。”我愣了愣神，什么也没说，赶紧跑出门玩去了。直到天快黑了，我还在想着这件事怎么蒙混过关。伯父来找我回家吃饭，路上，他牵着我的手慢慢往家走，我和他都没说话。但我还是隐隐地感觉到不安。

“偷肉风波”

晚上睡觉时，妈妈还在看着房梁上的肉念叨：“难道家里进贼了？肉被小偷偷了……不可能啊，小偷不止偷两块啊，被猫叼跑了？那么一大块肉，猫也拖不动啊……”

我看着妈妈心疼的样子，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妈妈不死心，披衣起床，穿着秋裤，从门后拿出一根扁担，举起来，把肉前后扒拉了一遍又一遍：“猪后腿后面那块肉哪儿去了？左屁股前面那块肉怎么也不见了？”

我左右为难，自己答应了伯父替他保守秘密，可如果不说出那两块肉的下落，妈妈大概整晚都会睡不着。

我实在没忍住，还是把看到伯父拿肉去奶奶家的事说了出来。这下，我是真的捅了马蜂窝。听我说完，妈妈拉开门就要冲出去，爸爸赶紧起来拉住她。“这还了得！家贼难防，偷断屋梁！”“大晚上的，算了，明天再说……”爸爸在一旁小声劝。妈妈站在卧室门口就冲着伯父的小屋喊：“大哥！你出来！”

伯父屋里没出声。“那两块肉是不是你拿的？你拿哪儿去了？”妈妈不依不饶。伯父隔着房门低声说，“那猪也是我帮着养大的，猪肉也有我的份，你知道送两块给你妈，我也能送两块给我妈！”

爸爸在一旁接话：“大哥，谁也没有说不给，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？你这偷偷摸摸地给，传出去还以为我们不孝敬老人呢……”

“从昨天到今天，我怎么没有听到你说把肉给老母亲呢？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吧？”妈妈更生气了：“这真的是皮里生肉皮里热，皮外生肉冷似铁！猪腿肘子熬一千滚朝里弯，你是胳膊肘子朝外拐，不是一家人，不共一条心……”

说着说着妈妈就哭了，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蒙了，也跟着哭起来。妈妈边哭边说，家里有好细，什么时候也混不好。“咱这庙小，蹲不下你这大菩萨，你从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吧……”

爸爸劝着妈妈：“回屋吧，别吵了，让别人听到不好，人家会说因为大哥将两块肉给老母亲，弟弟弟媳大半夜和大哥吵架……”

就这么闹了大半夜。

“风波”平息

第二天一早，妈妈就吵着要分家，甚至还整理出一套锅碗瓢盆来，让伯父自己单过。伯父不吃不喝，在自己房里躺了两天后，起来在他的小屋里垒砌了一个简易灶，准备分了粮食就开始自己开伙。

毕竟是我引起的风波，我很想这个事快点过去，大家还能回到从前，我怕伯父离开我们，怕妈妈再提起分家的事，只好不停地在爸爸妈妈前替伯父说好话，也会每天去找伯父撒娇，把自己的零食偷偷全部塞他。

每到吃饭时，我就赶快跑去喊伯父吃饭，爸爸妈妈也都没说什么，这场“偷肉”的风波似乎也慢慢平息了。

只是那年春节一过，伯父就跟村里包工头外出打工了。每年年底也还回我们家来，只是似乎一年比一年更瘦了。

(来源：网易大国小民)